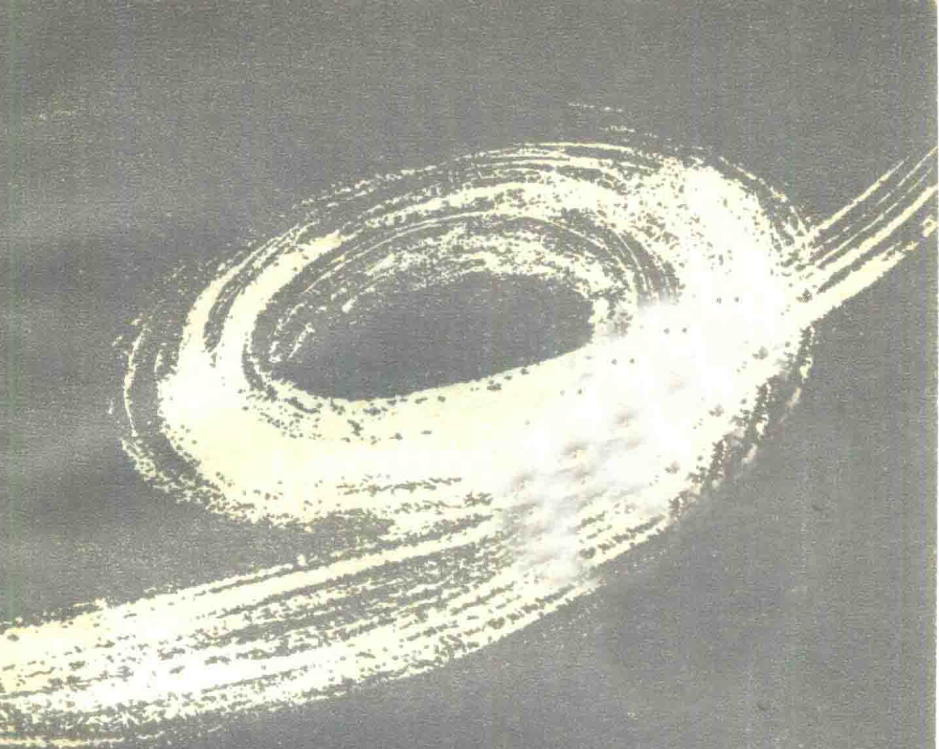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柳巷

肖 玉

柳

肖 玉

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大 风 口

肖 玉 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）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2·插页2·字数221,000

1980年12月第1版·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10,000

书号10137·30 定价0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通过抗日战争前夕胶东半岛广阔的社会背景，凭借一场革命风暴兴起和展开的过程为活动舞台，着重描写了普通贫雇农张力成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凡经历，他个人与整个革命事业兴衰得失的密不可分的联系。从中人们可以看出时代的眉目，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和革命的意义，而对于今天的生活和斗争有所启示。

作品构思新颖，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质朴生动，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。

封面设计：孙滋溪
插图

目 次

第 一 章	怪,怪,怪.....	1
第 二 章	谁是强盗.....	13
第 三 章	横祸临头.....	32
第 四 章	杨莲子血溅仙阁.....	47
第 五 章	张力成将计就计.....	62
第 六 章	旧谜新戏.....	77
第 七 章	十字路口.....	86
第 八 章	慧聪和尚的“药方”.....	104
第 九 章	新的启示.....	118
第 十 章	缓兵之计.....	133
第 十 一 章	狼烟墩智谋抢险.....	146
第 十 二 章	磨坊间深夜论道.....	167
第 十 三 章	风云突变.....	179
第 十 四 章	头一张答卷.....	198
第 十 五 章	绊脚石和清道夫.....	215
第 十 六 章	第二张答卷.....	225
第 十 七 章	辞旧迎新.....	238

第 十 八 章	除夕夜的喜巧.....	255
第 十 九 章	夫妻.....	269
第 二 十 章	战友.....	287
第二十一章	阴谋.....	303
第二十二章	醒悟.....	313
第二十三章	奋起.....	324
第二十四章	抗日烽火.....	340
第二十五章	挺胸迎考.....	357

第一章 怪,怪,怪!

在胶东半岛那个尖尖上,有一个村庄,叫做大风口。这个大风口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地点。

大风口背后,是天牛山。这天牛山虽不出名,在当地还数它拔尖儿。它往西延伸,同昆嵛山连接;往北,往东,往南,又和富顶、邹山、梁山等连在一起。大风口村前,有一条由西东流的小河,人称狐狸河;村后有一座温泉,人们叫它狐狸汤;村东是个林木茂盛的山岭,人称狐狸岭;村西有条大沟,大家叫它狐狸沟。村当中还有棵大楸树。楸树下有个用花岗石搭成的狐狸庙,庙内有个“狐仙之位”的石碑儿,庙前的香炉里香火不断,那棵大楸树上也挂满了大小不一的红布条。香火旺的时候,远看楸树,象长满了红叶子一样。

大风口的山、河、林、沟,为啥都冠上“狐狸”两个字呢?

这和清世祖顺治年间,大风口出的一个户部尚书有关系。

这位户部尚书,名叫邢福瑞。在他们邢家家谱上有这样

的记载：

……福瑞公及第，赖狐仙暗中相助也。

据民间传说，是邢福瑞中了状元，当了户部尚书，回家修了邢氏家祠之后，才把山河冠上“狐狸”二字。但邢家家传，却是先有狐狸河、狐狸汤、狐狸岭、狐狸沟和大楸树下面的狐狸庙，后才有福瑞公的及第。有些糊涂人说：“管它先后，争论个啥？”但细咂其中味道，却大有文章。民间传说，明显表明邢福瑞为非作歹，一股霸气；他的家传，却是借用狐仙，给自己脸上贴金，愚弄乡里的百姓。这，从他的后代邢延田修建“槐荫仙阁”当中，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

户部大院的宅基，几乎高过大风口所有草房的屋顶。它那阴森森的门楼前面，爬着一对张着血盆大嘴的石狮子；朱漆大门上，镶着虎头铜门环儿，刻着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烫金对联。推开大门，迈过一尺多高的门坎儿，是个用青石铺成的胡同。在胡同当腰，对开着两个大门。东院，门上大匾是“邢氏家祠”；西院，门上的匾额是“德善堂”，也就是邢延田现在的居住之处了。

从邢福瑞到邢延田，已经是二百多年了。邢福瑞本来就有四个儿郎，原有财产，当然分成了四大份。各大份又子子孙孙的分岔儿。如今这大风口，光是姓邢的，就占了一大半。邢延田这一支，是长子之后，因此就一直延袭了族长的身分。他对于“狐仙”的家传，不光信，而且还有创造和发

展。一天，他突然对人说，村中大槐树下的“狐仙”给他托了个梦，说那“狐仙”的母亲从某地某地赶来，想在邢延田后院里那棵千年老槐树里住下，以便保佑他邢延田人畜兴旺，家业发达。他马上到槐树下烧香，竟见槐树底下的洞口现出一股亮光，亮光里显出“槐荫仙阁”四个金字。于是，他马上大兴土木，在槐树旁边，修起宽敞明亮的五间瓦房，挂上了“槐荫仙阁”的烫金大匾。自此后，他就打着这“狐仙”显灵的招牌，招摇撞骗，横行霸道，下压乡里穷户，上胁县府衙门。几年的功夫，就成了家值万贯，威震百里，势通州府，名传码头的大乡绅了！

古话说：“一将成名万骨枯”。邢延田一人发迹，不光大风口周围的穷哥们倒了霉，就连他那邢家族内的叔伯弟兄，也鸡犬不宁了！前面说的那狐狸岭上，不光有成材的树林，而且还有个收利很大的柞蚕场。但这份财产却分在邢延田的堂叔邢守业的名下。邢延田早就垂涎三尺，也曾耍过不少手段，想把它一口吞进自己肚里。但邢守业心傲、眼尖，邢延田一直无法下手。待他修起“槐荫仙阁”，到处霸占产业之后，邢守业就更瞪起眼睛，提高了警惕。他见邢延田修水渠引狐狸汤的水到“槐荫仙阁”，要拆邢家三支之后邢延文的房子时，他竟忍不住了，以堂叔身份向邢延田提出劝告道：“延田大侄儿，俗话说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你，堂堂的书香子弟，怎么竟欺侮到自己兄弟头上了！”延田心藏肝火，面却有礼地答道：“守业叔直言相告，小侄不胜感激。不过说到‘欺’字上，小侄倒有些糊涂了！请问，狐仙托梦，祖居槐

荫，是不是咱邢家全族的洪福？我们都是福瑞老太爷的后代，该不该同抱一心，振兴家业？我引温泉之水来‘槐荫仙阁’，正是为恭敬狐仙，求仙荫保佑，延文大哥为啥却只为一道院墙，和我横眉作对呢？我为了不伤弟兄和气，也曾准备道改，怎奈九仙婆上门说，如果改道，泉水转弯，失了畅气，仙祖见疑，可就与咱邢氏家族大大不利了！我把这话——告知延文，他却梗着脖子硬是不让。你说这是我欺他，还是他欺我？我是邢氏族长，我为邢氏全族敬仙，他欺了我，岂不是欺了咱邢氏全族，犯了狐仙的尊严？”一席话，竟把邢守业弄了个目瞪口呆，无言相对。

邢守业回到家里，总觉得胸口憋着股闷气，心里忐忑不安，横竖不是个滋味儿。他和亲朋好友一起琢磨推敲，又把邢延田那席话拆破了！他邢延田口口声声为邢氏家族，可是他的所作所为，除了他一人得利，邢氏族内又有谁得了分毫好处？他明明利用族长的身分，打着狐仙的幌子，独揽邢家的财产，延文的房子一旦被拆，守业的狐狸岭也就岌岌可危了！于是他们出谋献策，鼓动邢守业抢先到县衙门去告上一状，先下手为强嘛！

邢守业却面带难色地说道：“恐怕，衙门里也不敢得罪他呀！”

“有理走遍天下。他霸妻害命，抢人少女，六亲不认，欺兄害弟，哪一条也够上律刑问罪的了！”

“可是，有钱能买鬼推磨呀！”

“你不也有钱吗？何况那县官还叫你是姨父呢！”

“着啊！你又是邢氏族内的长辈，你把族里人联络起来，联名写上张呈子，我看就十拿九稳。”

“这事，要出其不意。要干就得两个字：一快，二密。”

邢守业还有些犹豫，架不住众人一个劲儿地怂恿，“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，你不扳倒他，他可就要暗算你了！”

邢守业聚众之谋，当即写下呈子，星夜赶赴县城去了！为了守密，他只带了一个家童。到达县城之时，三星还没露面。于是，他便领家童在一个朋友家，借间厢房，权且睡上一觉，以便明早上堂递呈子。

公鸡已经伸着脖子叫了五遍，日头也爬上东厢顶了，邢守业主仆俩依然门窗紧闭，屋内鸦雀无声。他的朋友在门口转了两转，依然不见起床，便叩门相叫了！

“砰砰！”

屋内无声。

“砰砰！”

屋内无声。

“砰砰砰！”

屋内依然无声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屋主人着了慌，走到窗前，用手把窗户纸捅了个窟窿，打眼往里一瞧，禁不住“啊呀”一声，晕倒了！

屋主人“啊呀”之声惊动了儿子。儿子见父亲晕倒，喊道：“爹——”儿子的呼喊又惊动了全家。全家人扑到晕倒的人面前，左呼右喊，晕倒的人才缓过一口气来，喃喃地说：

“快！报，报官！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你，邢大伯的头，头……”

儿子这才从窗纸窟窿往里看：呀！躺在炕上的邢守业，光有身子，没有了脑袋。

这个光景，把全家人都愣住了！

“砸开门，进去看看。”

“不能，不能。这要先去报官。”

不到一顿饭的功夫，衙役陪着县丞^①来了。县丞叫衙役推门。

门，里面上了闩！

“怪了！”

里面的门闩，使县丞的脑袋里蹦上了第一个“怪”字。里面的人被杀，为啥还闩着门呢？难道是他随身童仆下的毒手？

于是，县丞叫衙役破门。

破门之后，第二个“怪”字，又蹦在了县丞的脑袋里。他所疑惑的童仆，竟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一把太师椅上，而且嘴还被一团棉花塞住！可见，他不是杀害主人的凶手了！

县丞进到卧室，脑袋里又蹦上了第三个“怪”字。邢守业的尸体，直挺挺地躺在被窝里，却少了个脑袋。但搜寻了半晌，不光在屋里找不到脑袋，而且不论炕上、地下，就连邢

^① 此时已为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，县政府官名混乱，群众习惯地以清制官名相称。

守业的脖子跟前，也看不见半点血迹！

杀人怎不见血？人头呢？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童仆又被捆绑在太师椅上，那又是谁，怎样进来行凶的呢？这一连串的“怪”字，把个县丞弄得目瞪口呆了！

县丞毕竟是县丞，他皱着眉头思谋了一阵之后，又转身审视着被捆绑在太师椅上的童仆。他躬身掏出塞在他嘴里的棉花团，棉花是整整的一球儿，而且塞得不算太紧。

“不算太紧”这个事实，使县丞心里闪出一道亮光：“不能是他自己塞的呢？”有了这个念头，他又亲自察看捆绑的绳索，但绳索的严紧和结实，一下又把刚闪出的这个念头赶跑了。如果没有第三个人在场，他自己是万万绑不起自己来的！

那么，第三个人是谁呢？窗严（连窗户纸都一丝没破）、门闩、墙上无洞、房顶砖瓦无缝，这第三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呢？

县丞又退一步想：也许第三者是从门里进来，行凶之后又从门里出去的？可是童仆被绑得结结实实，第三者若是从门里出去，又是谁从里面把门上了闩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童仆是现场的目睹者。要解开这个谜，还必须审问那童仆的口供。

衙役把捆绑在童仆身上的绳索解开，那童仆已浑身麻木，动弹不得了！他只轻声地说了一个字：“水！”

县丞马上叫衙役给他一碗水。

童仆那麻木的手，好不容易才把水擎到嘴边，一仰脖儿，把一碗水喝了个精光。

县丞把破案的希望，全寄托在这个童仆身上，他声平气和地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猪崽儿！”

县丞一愣，重说了一遍：“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童仆郑重其事地回答：“我的名字，就叫猪崽儿！”

县丞摇了摇头道：“这象什么名字？”

“回老爷的话，”童仆说，“我们家太穷，我妈生的孩子又多又密。所以我一落地，我爹就说，这简直成了老母猪下崽了，光这么生，拿么养啊！”

县丞打断他的话：“我问你的名字！”

童仆说：“从那以后，人家就管我叫猪崽儿！”

“不成体统！”县丞自语地叹了口气，然后继续问道：“年龄？”

猪崽瞪眼瞧着县丞，忙说：“过年的时候，我连酒都喝不到一口，上哪去行令呢？”

一个衙役插嘴喝了一声：“问你多大岁数！”

“十五！”

“跟你们老爷几年了？”

“七岁就给老爷放猪，吃老爷家的剩饭，已经八年了！”

县丞觉出这猪崽出言刁滑，顺口骂道：“混蛋！”

但猪崽却马上辩解说：“回老爷的话，我如果是个混蛋

的话，俺家老爷就不会专门挑选我在他身边听差了！”

“你！”县丞见他口似利剑，胸间升起一股怒火。心想：“似这等刁童，怎能安分守己？看来，这个案子，必是与他有关无疑了！”他正想发作，却又马上转念：要不得，眼前要紧的，是听他说说目睹的光景。这毕竟是个无知的乡下孩子，还要耐心套取口供。于是，他忍住气，继续问道：

“你家老爷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准备上堂递呈子，告状。”

“状告何人？”

“邢延田。”

县丞又是一惊：“谁？”

猪崽口音清晰地重说一遍：“邢延田！”

邢延田的大名，倒把个县丞怔住了！案子又和这土皇帝搭上碴儿，岂不是更成乱麻了么？他心里飞快地闪念，莫非是邢延田派人干的……不，不。县丞急忙煞住闪念，正视现实：门是闩着的、猪崽是绑着的、杀人没有血、头又是失踪了的……于是，他又急切地询问：

“说实话，你家老爷是被谁杀害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县丞一问，猪崽儿的脸色顿时发白，浑身打颤，舌头僵硬，两眼发直了！

“把你见到的，如实说出来！”

“我，我光见，见……”

“见到什么？”

“见到一道白光，白光里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太婆，拿着

一把宝剑，‘刷’一剑，砍下我家老爷的头。我吓得浑身筛糠，那老太婆对我说，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她……她是槐荫大……大仙！”

“啊！”县丞一听，浑身也起了鸡皮疙瘩。关于槐荫大仙的传说，早已传到他的耳朵。对于这个传说，他本来是半信半疑。可如今在这怪案面前，又听猪崽这么一说，倒禁不住心惊肉跳，心里打怵了！

猪崽继续说道：“她还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她还说念我是个不懂事的奴才，饶我一命。还，还叫我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叫我把见到的情景向，向衙门的官老爷报告，说，说要……”

“要什么？”

“要衙门的官老爷到‘槐荫仙阁’上一桌大供。”

“啊？”县丞的心，跳得越发邪乎了！

猪崽似乎恢复了平静，话语也联贯起来了。他继续说道：“大仙说，这桌供要一头牛，四只猪，八只山羊，十六只鸡，海味八碗，山珍八碟，三十斤重的头磨白面大饽饽十个，在地下窖到三十年的黄酒十坛子。如果少了一点，也要防……”

“防什么！”

“脑袋！”

县丞禁不住用手把自己的脖子一摸，那颗心差点儿从嘴里跳出来。“难道这是真的吗？”他既这样一想，心也就慢慢平静下来。哪来的狐仙？那只不过是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上的奇谈邪说……想到这儿，他又振作精神，放大嗓门，对猪崽厉声吼道：“胡说！”

“回大人的话，”猪崽急忙说道，“我若半句有假，我爹妈就要遭殃了！大仙说得明明白白，我若实说，我家的猪窝里能拣出一百两银子，倘有半句走板儿，爹妈的脑袋也得分家。真的，大仙说完这句话，又吹了口气，就把我绑了起来。我正要喊，嘴又被塞住了。只见又是一道亮光，大仙不见了！”

就在县丞审问猪崽的时候，大风口闹起了更大的风波：

大风口村当中那棵系满了红布条的楸树上，挂着邢守业的脑袋！

邢守业的家门口，是一摊凝固了的鲜血！

猪崽的妈妈早晨喂猪，见猪窝里闪光，靠前一看，是白花花的一百两银子！

这三件事连在一起，可就家传户晓，满村风雨了！议论尽管千奇百怪，“狐仙显灵”的说法，却一下占了上风。县衙门也就顺水推舟，稀里糊涂地把案子草草了结了！

偏偏就在这个时节，邢延田的长子邢承祖，又在军阀队伍里升了团长！于是，他在地面上的势派，更是十字上面加